



同蔡虛齋曰夏禮吾雖能說然無文獻可證則人不信耳要人信得須是有證方可行若孔子胸中已自了然何用證耶雖無可證以義而起斟酌百王又豈拘拘於夏禮乎○既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足徵何與蓋宋雖有存存焉者寡矣故以爲不足徵亦可爲有宋存亦可不但其言各有所主也下文章句又曰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巽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卽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近譬堂 藏板

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徇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者也○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蔡虛齋曰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爲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吾說夏禮一條孔子之意正有編采歷代之禮而斟酌其中以集其大成爲萬世常行之道之意不是直止從周之禮而已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爲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

意而已

辨揆時解謂此章從周單主為下不倍上與周監二代章服王制盡善者不同竟似夫子口中。有兩般語氣。仇滄柱又謂中庸引來主為下不倍夫子本意原是深服周禮看得中庸與夫子之意兩不相合亦未看透此章也。愚謂不倍者正謂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者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盡善而無可倍也。夫子惟周是從亦以其盡善而必當從也。使非周制盡善而當從則夫子之從周為私意使非有德位之天子議制考盡善而無可倍則天下之不倍為皆屈於勢分何必修凝之君子乃稱不倍哉。此章無人見及此意故愚嘗謂四書中只是一箇道理看得此處與彼處予盾者皆未通也。學曾問夫子從周正以周制盡善有默契無間之意與修凝之後方能為下不倍之首正相合固講家所未發矣。然前輩多疑夫子損益四代之制告顏子與從周之說相抵牾而朱子亦甚然當時所用不得不從若答為那乃其素志之說何也。曰周制自盡善自當從如吾用則從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全

近譬堂藏板

先進之類非周制不善勉強不得已而從之也。周自監二代之後時勢逼移來只得如此若孔子得位則又承周之後又當監於二代安得不有損益焉。得因此而疑周制之不盡善哉。章句惟周禮乃時王之制時王合有以德受命在非徒以位也。曰如此則夫子告顏子監三代足矣。却監四代者何。曰孔子得位自是以性之德揖讓而有天下安得不有慕於韶舞。頑按諸儒惟不知不倍之義必修凝之君子乃能盡得只是遵守王制則天下何人不如此子思如何舉來明中庸之道至朱氏公遷一條謂夫子殷人不忍言宋不足徵故曰有宋存焉其說尤鄙倍獨不見論語已說宋不足徵乎。朱子明云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蒙引看得活妙。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

者何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簡樣子。○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辨按朱子解書，多隨文解義，而神明變化，卽寓於其中。人止見雖有其位一節，應自用自專，末節不從夏殷而從周，應生今反古。朱子語類亦用呂氏之說，而不知第二節緊提非天子三字，以位包德，對定為下不倍者言。末節引孔子之從周，不生今反古，總是不倍。王制不但自安於賤，亦且自安於愚。蓋自旁人看孔子，是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聖人自言，不惟無制作之位，而並屬於文武周公之德也。故饒氏之說，頗得其旨。○史氏以此章為專言費之小，蓋為下不倍只是一身上事，對下王天下，則此為費之小，而彼為費之大耳。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近譬堂 藏板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同大全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蔡虛齋曰：此王天下者，卽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下道，非指守成繼業者言也。守成者雖賢聖，率由舊章，績其舊服可也。○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註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此也。人得寡過，則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矣。○仇滄柱曰：居上而謙，虛體物，曲盡人情，是謂不驕，非徒貌為恭謹，矜飾禮度而已。講三重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方合不驕本旨。
異呂晚邨曰：看得有字微，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倍中意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陸稼書曰：看來重有字者為是，若止重王天下，只是制愚賤反

古之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此三者豈皆是不驕之君子

辨按呂陸二說是將重字只看做天下之重事也若在君心上看出此三者是極重之事故必兢兢小心斟酌盡善如下本身六事少有不合不敢自驕豈不道理更足殊書謂何王不重此三者余正謂漢唐而後之君無人能重此三者以其不知不驕之道所以任意制作全非本身徵民考建質侯之學故也若有字只對上焉者下焉者兩面人說見必時德兼隆而王天下者乃能有之也其實不驕只在重字上看○其字矣乎字皆見不驕之神正從重字生來見此三件事能以其難其慎之心處之乃能寡民之過矣乎若少有輕忽之心制作便不盡善而無以寡民之過矣此摠是責成爲上不重民能寡過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全

近譬堂藏板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同大全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爲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

以上焉者爲三王以前下焉者爲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較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蔡虛齋曰無徵不信不尊不信

俱無民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真。則在已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辨此節是過脈語，承上起下之意。上言惟王天下之君子，乃能有三重之道，以寡民之過。若上焉者，下焉者，皆不得有之以寡民過，所以君子於此三者，必視爲極重之事。本身徵民考建質侯以求其盡善而後已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六

近譬堂藏板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或問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語類

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

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

附

大全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

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同雲峰胡氏曰：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允

近譬堂 藏板

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日本諸身章句日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呂晚村曰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豈誠有可疑也艾千子云旣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不知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是何必講徵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

異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卽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蔡虛齋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本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驗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也○此一條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黃際飛曰數諸字一以字俱有味本諸者此三重之道雖及於天下而推其原却本諸身也徵諸考諸建諸質諸以俟者不是一一擬合周旋他是我已自有主持斟酌因革損益已自做到十分恰好處而後以此証諸四方上下幽明微顯而無不合也若謂自巳全沒主張一一擬合便不是數諸字一以字之解辨按註本諸身有其德也此一句是推原議禮制度考文之源在本之於身先有其德以爲之本也許東陽謂是致力處不知上章修德疑道已足致力處不於議制考之時方修德也蒙引解此句自是但盡作自然說於本文諸字之意欠體貼君子於制作時仍要本諸身則前此雖盡修德之功而此時亦有反已

撥雲見日
方寸不驕
切合

體驗之實方見不驕意至徵考建質俟五字諸儒都
作自然現成講許氏更以為徵驗庶民尤不通矣愚意徵
以世為天下道一節為徵諸庶民不信從之謂註云驗其所信從
諸庶民不是庶民無不信從之謂註云驗其所信從
也是君子驗信從于民不是民信從君子蓋君子有
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則已有其德而為三重之本然
不驗信從於民則恐本諸身者自是而為一己之私
故又當徵諸庶民然不考不建不質不俟則猶無以
見上下古今之間無纖毫之不脗合而盡善也若謂
本身則其道已盡下不過為本身之驗則是不以其
難其慎之心處之而以三者之道為輕矣何以見君
子之不驕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卒 近譬堂 藏板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困大全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
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

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
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

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
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

鬼神幽幽者難知二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
故三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蔡虛齋曰曰天曰人

理無不盡矣曰知天曰知人此知非泛泛之知乃至
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

者以所知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矣○知天知人知其
理也其理則天人一也說見上可以意會此又推本

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由知天人而制

作也。○林次崖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呂晚邨曰：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据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不是實諸鬼神無疑而和天，後聖不惑而和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警堂藏板

辨按本文不是質鬼神，俟百世然後信其知天，人乃惟其知天，人所以質無疑，俟不惑也。蓋君子尊德性道問學時，便已知天知人矣。此節不過推原之辭，要看得鬼神後聖，只在天人中，質無疑，俟不惑，只在知天知人中，方為融貫。○史氏引章清所之說，謂無疑不惑，是知一邊意，不謬不悖，不是知意。此說非也。知天知人，原在考建質，俟之先，若非貫徹此理，如何能不謬不悖？若謂不謬不悖，已有制作之實，不屬知則質，俟之無疑，不惑，何嘗不在制作上見？此說不可從。禎按：理只一箇理，原無天人之分，故註總解之曰：知其理也。存疑發明，合一之理，甚透。然理無定在，就天地鬼神上看，便是天之理，就三王與百世聖人上看，便是人之理，非知天者深，知人者淺，為有層級也。其引知性，則知天為說，却與此處不合。○朱子謂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實總結上四句之義，非但結考建質，俟四句而本身微民二句，俟下節再結也。知天知人，則本身句已在裏，而民之信從，又自顯然可見。非如三王百世天地鬼神之，猶待推言也。明者會之。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韓愈楊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于行事矣
蔡虛齋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于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則之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法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
林次崖曰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爲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
呂晚村曰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奎

近譬堂藏板

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此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此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黃際飛曰此節申明本身徵民動言行是本諸身者天下遠近是徵

諸民者此皆言其有三重之實而人之寡過在其中時說謂本身二節申明有三重句此節申明其寡過句是不知此章不重人得寡過而重人之所以得寡過者此節雖說天下遠近而其旨要所法仍在君子本身徵民之實也
○仇滄柱曰上節知天知人是就三重推到君子之心在本身上說此節世道法則是從三重說到寡過之事在徵民上說

按歸重君子動言行之善足以寡民之過方得其寡過矣乎其字矣乎字之意正與章旨不驕相顧重縮併不重推開也至以質鬼神俟百世爲要其終此節申言徵庶民爲原其始又或以知天人爲本身此

節爲徵民更或以此節動言行爲本身天下遠近爲徵民皆不敢從上節推原到知天人何爲要終此節卽是徵民亦本身後事何爲原始况本身徵民六件都是三重內事徵者君子驗所信從於民看制作之盡善否也與寡過意何涉而混徵民入寡過乎若以動言行爲本諸身不知本身朱子明解有其德是君子已身上事此節之動言行却是三重之既盡善見之於動言行者蒙引所謂言是號令議論行是施爲政事是也不單是君子修身事安可混入本諸身至以此節但應徵民不應寡過則與首節提綱處既不照顧而獨於徵民句復爲申說亦無義理况世爲天下道三句與則有望則不厭兩則字語氣甚自然與上驗其所信從不敢自驕之意大別

禎樹天下之道法則本於君子之動言行有望不厭是君子之自有可望自不可厭此寡過必由於有三重也動不但一時道之而使世爲天下道言行不但一時法則之而使世爲天下法則只遠便有望只近便不厭此有三重未有不寡民過者也語意兩面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奎

近譬堂藏板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史氏伯璿曰竊謂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三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卽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爲猶遽也陳氏以蚤有譽爲始爲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爲無蚤有譽之理

大全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爲天下道三

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林次崖曰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而逝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下者也

射按無惡無射即是有譽矣乃俗解云終譽必本於無惡無射不知無惡無射即世道法則有望不厭之意未嘗是本徵考建質侯之意庶幾夙夜一句乃推其本而言之也陳氏以在彼無惡應遠之有望在此無射應近之不厭似矣又以庶幾終譽二句應世為天下道三句則割裂甚矣○未有不如此朱子即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則徵庶民已在此字之中而陳氏胡氏皆以有譽為徵諸庶民此皆悞於以世道法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告

近譬堂藏板

有望不厭即為徵諸庶民故謬而益謬耳○末句反決之曰未有如此而蚤有譽正見必如此而後有譽矣此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所以為重而君子本徵考建質侯之所以不容已也此不驕之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圖大全新安倪氏曰前章於賤者特詳主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詳於王天下之君子主居上不驕而言也○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朱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蔡虛齋曰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為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不悖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

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脈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安得不爲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爲下不倍者類也

○按此與上章雖在尊德性道問學之後不言工夫然不倍者不敢倍也不驕者不敢驕也不敢倍便要領會聖王制作之心不敢驕便有上下幽明必欲誣合之意都是人道內事非第承修疑章來便謂之爲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那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語類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敏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輯畧游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

○同大全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矣

近賢堂藏板

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
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
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
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
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住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
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
此。粗處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
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
地之道。○或問。方設居方。曰。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
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雙峰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
學之該乎穹壤。○雲峰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
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
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
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
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
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

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縫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
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峰方氏曰。中庸之道。
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黃氏
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
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
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
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
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
也。皆兼內外。該本末。○史氏伯璿曰。或疑經文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
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目
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
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
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于上律
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
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
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
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第

近譬堂藏板

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蔡虛齋曰。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堯舜之道。文武之法。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或問云。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受放伐。之各以其時者。皆上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辨物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虫草木之各遂其性者。皆下襲水土之事也。此即堯舜文武之事也。或以內而本。為聖人之大德。敦化外而未。為聖人之小德。川流。按或問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又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云云。則槩是物各付物之事。

而所謂純亦不已者。乃是就聖人之心言。所謂德極其實。至誠無息者也。似不可以分內外本末。○又內本外末。自不相襲。內心外行與事也。若心之所存。行事之所施。則又自有本末。如仁敬孝慈之類。在內之本也。細行必矜之類。在心之末也。如君子道者三之類。行事之本也。邊豆之事之類。行事之末也。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前章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故朱子如此立言耳。○或又曰。既以心言。非大德而何。曰。此雖以心言。猶只就逐事上說。他管攝處。如仁敬孝慈信之類。逐件內面存主工夫。皆以散殊者言。非指萬理之一原。天下之大本所在也。○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林次崖曰。事如是而

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

異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

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

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辨按堯舜道全而法未備故註只以道言其時亦非盡無法也文武之道莫備於法故註只以法言其實

何往而非道也此所以謂皆兼內外該本末黃氏洵饒謂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

內末該本其論允當至註以律天時為法其自然之

運襲水土為因其一定之理最要看自然一定字蓋

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豈有兩節但就其變動不

居者而言便是天時就其一定不易者而言便是水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土聖人之上律下襲如用行舍藏即仕止久速但可

仕便仕可止却又止可久便久可速却又速如此因

時變化即所謂上律也然用之斷然是行却無藏底

道理舍之斷然是藏却無行底道理雖然不可移易

即所謂下襲也但變動不居處有內外本末一定不

易處亦自有內外本末不得以律天時為內兼外本

該末襲水土為外兼內末該本看或問以得夏時贊

周易不時不食等與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為律天

時以序禹貢述職方居魯逢掖等與用舍行藏之所

遇而安為襲水土則已各兼本末內外而言之矣

學會問史氏看得本末內外不相離如何曰此進一

層言之也如得夏時贊周易便是這仕止久速之皆

當其時者為之而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便是那得

夏時贊周易底根子再推而言之則得夏時贊周易

與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又皆為外為末而所以然

者乃其本也襲水上句亦然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

迹言之則藥是物各付物之義而所謂純亦不已者

乃是就聖人之心言即謂此也○史氏謂堯舜文武

所以施之天下國家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只在於上律下襲此說非鑿下單以天

地之道譬夫子之德則可見矣禎按上二句不得以仲尼之有功於堯舜文武為祖

迷憲章下二句不得以仲尼之參贊位育為上律下襲○饒氏特下一學字大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日祖述日憲章日律襲俱是

用力字服其下即以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形容其德者以其學橫塞天地古今正其德臻於至極也故前分天道人道而自此章以後遂合而

一之矣

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此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毫之或遺錯

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

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

言○黃氏洵如日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陸稼書曰在仲尼自視祖見其為學自人視仲尼則但見其為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

異呂晚邨曰首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為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有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

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辨按朱子後註云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天覆地載正行處而不悖即於其中見之錯行代明正是並大德之敦化而非有二也今時解多分持載二句爲大德四時二句爲小德顯與註背須要曉得天地之外更無四時日月而錯行代明即無不持載覆幬者之運動也饒氏以持載爲博厚之至覆幬爲高明之至錯行代明爲悠久之至最好悠久原不在博厚高明之外○學曾問錯行代明如何貼悠久曰若徒然一箇廣大事物無變通之用便不能悠久矣此所謂不息則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百

近譬堂藏板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可見諸說之得失矣

靜類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箇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

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背也。○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乎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卽所謂率性之道，卽所謂時中之中。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亘

近譬堂藏板

渾然者，萬殊之本，卽所謂天命之性，卽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卽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卽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卽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爲大，夫子其卽太極矣乎。○黃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子之一貫，小德者，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蔡虛齋曰：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折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互

近譬堂 藏板

體之不分。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則外之所本也。故朱子小註曰。小德是流出那敦化的出來。○鄭云。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同太極之理。以幹運。乃萬化之原。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至張之者。○以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為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者。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否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為大德之敦化者言之。天地渾然。而燦然者。畢具於其中。至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立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之理。莫不兼收而並蓄。知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之道。有以兼總乎條貫者也。○並育並行。就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蓋就並育並行中。細分之。日往則月來。日自日。月自月。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秋往而冬來。冬往而春來。以至萬物之生。飛自飛。潛自潛。動自動。植自植。大自大。小自小。而其中。又彼自彼。此自此。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故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此理之散殊。即小德之川流者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大德小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呂晚村曰。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為川流。一為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

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至只分看則
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敦化不可見只
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
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
○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
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
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籠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
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
明言小德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
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
之用如祖其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
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蔡虛齋
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
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爲
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觀大德小德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夏

近譬堂藏板

則說裏面所以至張之者也。○林次崖曰小德川流
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
非二事也。章句分貼本文當云所以不悖不害者小
德川流然即大德之敦化耳。今日所以不害不悖者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乃分爲
二何耶。看來不害不悖原不出乎並育並行之外。不
是並育只一個育如何說得不害不是並行只一箇
行如何說得不悖言不害不悖則並育並行在其中
言並育並行則不害不悖在其內。故章句如此分貼
亦欲其文之整爾。其理自可以意會。○聖人之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
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
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章句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當時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好。○
呂晚村曰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
道人多混解。

○按世儒以不相害即是並育不相悖即是並行原
不得分開遂疑朱子分貼之非存疑因有並育二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高

近譬堂 藏板

俱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皆由於大德敦化之解
吾以為分開大德小德而不自知也夫並育二句既
都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又有一大德敦化則已
將大德尚謂不害之外尚謂之不分乎大德小德既
分兩德尚謂不害即是並育而無庸分乎
朱子惟看得天地初無二德但其分處言則為小
以其合處言則為大耳德惟一德故川流即敦化之
川流而非有二也川流即敦化之川流則不害不悖
即並育並行之不害不悖而非有二也是朱子分註
處正是合註處豈若後人之妄分兩德哉註中所以
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
敦化當看所以與之字蓋不害不悖只算得川流而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為也並育並行亦只算得
敦化而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為也所以二字正
貼在小德大德上世人只妄謂朱子以不害不悖當
了小德並育並行當了大德耳豈不謬哉○川流處
便是化向非有以敦之則其出有窮矣觀註釋川流
日往不息釋敦化日出無窮雖出是從出往是散見

意然惟其出無窮自往不息但所以敦之者以其根
本之盛大耳○章句釋小德曰全體之分離了全體
更把甚底分為小德釋大德曰萬殊之本離了萬殊
更本甚底以為大德虛齋深得此理其疏並育並行
不害不悖為形氣之化在外而非德大德小德俱從
內面說尤極分明○為大只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
所以為大正指小德大德虛齋謂不必泥所以字推
本其所以大亦未是
禎按萬物之紛揉錯雜未嘗不有吞噬然終古未嘗
少了那一類次崖謂不是物相害只各成箇物不相
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其說甚長蓋飛禽自是飛
走獸自是走又羽毛各自羽毛而不相雜鱗甲各自
鱗甲而不相混惟其如此所以雖有吞噬亦自並育
而不相害也○道兼日月四時呂晚邨以為黃道白
道之道恐只說得日月之運行却說四時不去四時
而亦曰道者恐只是寒暑往來之道也○本節只是
贊嘆天地何處更着一語照顧仲尼纔一照顧便不
是以天地便當了仲尼之本意矣看下二章承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而言。竟接日至聖至誠。絕不另說。是何等領會。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語類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夏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

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史氏伯璿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大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之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陸稼書曰。黃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真

近警堂藏板

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
 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
 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然者為大德之敦化費大費小皆為小德之川流所以
 德都是裏面事則已謬矣史氏以小德川流為費隱
 之小大德敦化為費隱之大川流便是天下莫能破
 意敦化便是天下莫能載意小德雖是分見大德雖
 是總括其實不是兩箇故皆以為隱或曰子前言隱
 為體費為用而貫徹乎費隱之中者為誠矣今從史
 氏以小德大德為隱不幾以誠為隱乎曰不然也下
 章以寬裕溫柔等之仁義禮智言小德矣而所以實
 有是仁義禮知者乃誠也又以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之心體言大德矣而其所以宰是兩箇而
 淵浩浩者乃誠也雖誠與小德大德不是兩箇而
 以誠當了小德大德亦不得○凡言體用皆隨在而
 見而又互根互換朱氏謂至誠無息意以流行不息
 者為體發育之盛大者為用以流行之不息不可見

而發育之盛大可見也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
 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
 窮者為體以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
 也再推而極之則各有條理之小與渾灑無窮之大
 皆是而用而至誠無妄者乃其體也○以首節言之如
 堯舜之道原不缺少文法文法之道原不缺少此各
 體用也而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則祖述者其體而
 憲章者其用矣堯舜文武之道法固各有體用而又
 無非上律下襲則祖述憲章處皆可為用上律而下
 襲處又可為體矣即上律下襲一以變動不居言一
 以一定不易言變動不居處也有體用一定不易處
 也有一體用然變動不居是渾淪事一定不易是各
 事則可以上律為體下襲為用然有時以靜為體動
 為用如下履疇持載自是體錯行代明是靜則動
 藥上律亦未嘗不可互換也只管對待去更無盡時
 ○盡人合天是中庸一部意思言人道言天道總是
 要盡人合天觀首章天字結中間言道
 之大便充塞乎天聖人君子盡道便配合乎天如此

章首二句言承堯舜文武之統便已收束舜文武周
茅章其實堯舜文武亦不過上律下襲故仲尼繼歷
聖之統只是合天地之德下文單卽天地以贊仲尼
無非合天之意也總之道是極大事物包羅得天地
聖人盡道莫如天地故天地極其大盡道莫如聖人
則聖人亦極其大也○天地須當做一物看天地不
過陰陽而已萬物與道又是運行於天地之中者如
此便是聖人與天地同其大諸儒看得天地是兩物
便有能覆不能載能載不能覆等說而天地爲小聖
人爲大矣此理亦須辨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卮

近譬堂 藏板

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
明辨也

國問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
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謂類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

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聖人聰明之德無
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
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
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以有臨也某初曉
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
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

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宜
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

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睿只訓通對知而
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

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

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頁

近譬堂藏板

大全雙峰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智。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

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智中。細破分條貫說來。○蔡虛齋曰。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純以心言。智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略分別也。○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眾人所得而同者也。故朱子又曰。只是一箇智。○呂晚村曰。此言天靈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

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宥其下○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入荒皆在吾闕於心性中攝取為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訕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直是實事非虛尊也○謂首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異蔡虛齋曰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嚴此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或謂齊是心莊是貌為分內外言非也中正則又益細微其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陸稼書曰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夏

近譬堂藏板

智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特抽出細言之耳

辨按合下是簡天下至聖自合下是聰明睿知有臨非先有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臨也故下九字

只合在首四字之中○此下二章發明上章小德川流次德敦化之說見天地如此至聖至誠亦如此至聖至誠原不是兩箇人故朱子謂只以表裏言至聖

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是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三句便是骨子那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乃

講說謂至聖是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如必也聖乎之聖字如此則帶在臨上說彼仲尼未為天子

子豈遂不足以至聖自是聰明睿知自是足以有臨是

何耶不知是至聖自是聰明睿知自是足以有臨是

聰明睿知又自是備具有仁義禮知之德而足以有容孰敬別之能也又自是充積於中而發見當可也

又自是但不中國之民敬信悅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豈必有位之聖人纔見於此至聖而仲尼反不足當之乎。又有聰明者在表處。說下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等亦以在表者言。故為小德以知其分。見故也。或以是為用。朱子謂不相似。蓋聰明睿知只是表有臨。是以用寬裕溫柔只是表自大有容。纔是用發強剛毅等亦如用表。非無與於裏。但自有大德。分出來為小德。故謂之表。亦非臨而容。執敬別方。說向川流。但此節五足以字。亦只言小德。自有川流之理。未嘗實說。此下簿博淵泉是說。充積於中。根據敦化。一敦字時出。方正言川流。惟川流是脈絡分明。而往不息。故逐漸說向民之敬信悅。又逐漸說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今人不細玩朱子之說。混以有臨與容。執敬別。即當川流。已不明足以聰之義。至並將聰明睿知等為川流。可勝鵲突乎。又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根據為能。是聖實在本事。是以却只據理而言。不必定臨。天下而後見。但有其理者自有其事。故朱子謂過人處方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章

近譬堂藏板

得人。所以道是宜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乃近日講說。猥以服人為粗。而徒言其理。不幾又落空乎。○學曾問小德大德皆是在內底。今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等。朱子又以為在表。何也。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本屬在內。而有時發見在外。本文却是就下。截說如生知之質。在裏。只是氣稟清明而已。今有聰明睿知之可見。便是在裏。今有發強剛毅之可見。便屬義之裏。只是心之制而已。今有發強剛毅之可規。便屬事之宜。而在表。禮在裏。只是儀節之定。則而已。今有齊莊中正之禮。在裏。只是儀節之而為。在表。知在裏。只是儀節之理。密察之。可見便是非之衡。而為在表。為要說。謂按因朱子有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當以許氏為正。虛齋謂齊莊皆以心言。有未盡當處。要言。不知有敬只係在齊莊中正上。心齊貌莊自相連。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詁林伊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天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蔡虛齋曰：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享

近譬堂藏板

然不相干也。○陸稼書曰：生知之與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

陸稼書曰：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了其實形，容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

耳克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

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

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盡矣。

說朱子釋敦化云：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所謂盛大者非溥博乎。所謂出無窮者非淵泉乎。故知溥博淵泉正是說敦化一敦字總之，不是大德之外，又有小德，合言之便是大分言之便是小故。川流不過是敦化之川流，所以說時出必本於溥博淵泉。○生知之德，可統得下四德，又不可謂僅附在下四德上見而無更有生知之質也。所以朱子鑿然下箇五者之德，○纔說溥博淵泉便是大德，稼書謂實是形容小德。

在表說中正亦是表若謂說不得外則其餘四句亦皆無着落矣。○滄柱謂文是燦然有章與昏闇相反，理是井然有條與混雜相反，密是詳審入細而無踈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義，兩分之文理為一類，密察為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此疏剔字義極周。

便分二德矣。至謂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卽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此不然也。天下豈有寬裕而不溫柔之仁。發強而不剛毅之義乎。只一箇仁。一箇義。中間發處自不同。然未有不相資者也。此亦誤。將德當川流之故。○時解謂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威宜無礙。時時出之。則沈應不窮。開發最佳。

博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語類 博博淵泉博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博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皇 近譬堂 藏板

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黃氏洵饒曰克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

釋 陸稼書曰蓋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親可知矣

辨 按註云克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不是上節未極其盛此方言其極盛上節未當其可此方言其當可蓋上節已盡其意而此時極形之耳下三句只重在見言行上卽見則無不敬言則無不信行則無不悅以形容發見當其可之意不重民之敬信悅至聖上作效驗說也黃氏謂克積極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極其明確○博博二句固是克積極其盛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固是發見當其可然惟克積極其盛則發見自當其可是發見當其可只在克積極盛裏面然亦惟發見當其可纔見克積極盛則克

積極盛又只在發見當可上看將去故朱子謂如天
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又曰人見之於外者如此外
如天淵泉如淵至莫不尊親是其見於外者如此外
不可因積到此處其內也蓋至聖惟充積於中纔
能博溥淵泉然既有一周而始不靜深有本之可擬似
形容則民雖莫測其內而未始不服其為如天如淵
矣蓋至聖是自內一步而始不靜深有本之可擬似
步步看向內去始只見其言行既嘆其如天淵至
此而小民之見止矣裏面却如何更識得○此節說
見言行至誠身上事下便推到極大極盡處
節便推到凡有血氣正是一步步推到極大極盡處
而後以配天結之所謂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稼書
要包下節說汗漫極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皇

近譬堂藏板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

蔡虛齋曰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
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
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呂晚村曰血氣
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
效

大全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
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
載人而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
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
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陸

右第三十一章

稷書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
辨按若可混指德說則本節不聲名二字矣正為凡有是推到薄海內外極至盡頭有至聖之見言行所不能沾被者然而聲名之洋溢則斷無不及也若將聲名仍混上見言行凡有血氣仍混上民字莫不尊親仍混上敬信悅則已失却本節六箇所字極言之意何為贅及此節乎時解多未得其旨凡有血氣向當廣及異類說禽獸亦該一物草木無血而有氣其汁漿亦血類也似俱該一尊親意思只知此等鳳來儀糞生庭之類都有這尊親至聖可知矣如類都在天之庭而尊親至聖可知矣人性便盡物性亦是實理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葛

近譬堂藏板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評類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

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

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大於外者如此三句便

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這大本化育至此三句便

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

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

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

表裏○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

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

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誠則所以為德也

德而一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淵誠則所以為德也

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

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不足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

也。○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教化文章明矣

辨按朱子於此兩章特下表裏二字妙甚正爲小德大德只是一箇纔分爲小便是形見於表處故生知裕溫柔等則已形見於表矣由是而有臨而容執敬別發見當可以至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只管川流了去也只是這箇纔合爲大便是根據在裏面故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亦皆散於外也而經綸之立之知者只一其仁其淵其天者爲之則無非根據在裏矣由是而肫肫而淵淵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譬堂藏板

浩浩其敦厚處至不可窺也只是這箇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若把兩章書作兩箇人說失之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

詳類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此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僞有以默契也此三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稟

近譬堂藏板

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問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着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同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

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卽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也。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峰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閒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夏

近譬堂藏板

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僞。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蔡虛齋曰。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爲天下法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只是謂聖人一身所處之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聖人處之。能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過不及。則爲能經綸之矣。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也。註謂各盡其當然之實者。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或問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存至處言。故爲大德敦化。而章句乃云。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旣以存至言。如何爲功用。曰。是功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吾身於人道各盡其當然之實。而使天下後世皆於我手取則。人事盡於我矣。其爲功用。何如。至於立天下之大本。雖不出乎吾之一心。然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

由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者出乎此小而百行萬善之所以各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又何如蓋大本之立非但立在心而已謂萬化之本所自立也○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故曰相知是爲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聖人之於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豈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哉○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命也知字似不必深泥然人於此但說得知字分曉而欠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廣大貌○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發於用者言如何一聚爲大德敦化曰此章須味章句數箇極誠無妄字蓋極誠無妄云者卽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不已以統體言物各付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忘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忘者統體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夏 近譬堂 藏板

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爲明白矣而又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卽以至誠經綸之所重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爲言大德敦化也何疑○林次崖曰蒙引說大德敦化似費詞力愚謂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陸稼書曰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實而無一毫虛文至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分秩然之謂經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萬然之謂綸這便是大德天下之大本若就其中細看則萬象森然具備

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真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倚，則真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氣稟不得而奪，人欲不得而搖，這便是大德。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看，則萬物粲然具列，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默然契合，自有而之，無謂之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所以育。太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大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雜，這便是大德。在至誠原不是一箇空腔子。有大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言其大德耳。這三句至誠敦化之意，盡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夏

近譬堂藏板

曰：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造為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為為能二字，下注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為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辨：按此節朱子明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二句，人因本章言大德，故此章是欲扯入心體上去。豈知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此章是從外想入內。故朱子以經立本知化而想見其心體也。蓋上章是言小德，川

經立本知化而想見其心體也。蓋上章是言小德，川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享

近譬堂 藏板

說歸從小德說向川流此章言大德敦化故從敦化
以首節說一箇天下即川流之化惟大本天地化育便見
功用無窮似乎難以敦之矣而惟至誠能經綸之立
所以經綸立知者皆其仁其淵其天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德敦之乎故下節正推原其大德夫大德只渾淪一
箇事物原無其仁其淵其天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此為肫肫其仁由立本想見之則以為淵淵其淵則以
為肫肫其仁由立本想見之則以為淵淵其淵則以為淵
化想見之則以為浩浩其天耳此由外想入內故註
謂此以經綸而言云也惟上章從內推出外是從
敦化中發出川流此章從外想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大德可見大德小德總只一德而已兩章書只如一
章兩句書只如一句雖從來講家未嘗如此說然細
體朱子之意似不謬也○學曾問章句一日惟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又曰其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偽以雜之又曰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俱沾定
極誠無妄似已兼大德而言之不至下節方言心體
是如何曰經綸三句原根唯天下至誠為能七箇字
說來朱子為此七箇字下註脚耳蓋功用與心體原
不能離而為二而由功用而想見其心體則至下節
而始見耳陸稼書謂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心體則
千條萬緒便是小德若以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
妄之意流貫其間便是大德一段議論便是連下
節釋了如主恩則盡其恩之實無一毫虛文又曰名
分秩然情意藹然這分明是說肫肫其仁了若本文
且大槩說箇經綸至下節方想他肫肫其仁處若一
併將大德說了下節反為支綴矣吾取陸說為他能
把小德川流納在大德敦化之內融會為一○以經
綸言之天下之大經各有當然之實這便是川流之
化也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皆人性所自具這便是
從敦化中流出去也至誠之能經綸便是至誠之
能敦化免其所以能敦者則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
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也以立本言之天下之

道千變萬化。這便是川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由此出。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去也。至誠之能立，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已。以知化育言之，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無非川流之化也。而皆天地之有也。至誠之能知，便是至誠之能敦。敦化中川流出去，者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而已。此總歸於一誠為大德之源頭也。

頤按：經綸三句，本平列。上根至誠為能來，下捫焉有所倚去，諸儒看得經綸是在外立本，知化是在內。於是或以經綸句為功用，下二句為心體，或以經綸句為小德，下二句為大德，或皆以為心體，而註中功用字，非體用之種種舛謬，只不知從敦化說歸大德耳。既曰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便是天地間功用所不可少之事。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非其極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而何豈必曰盡性至命，無與於功用哉。○修道盡性至命，豈是截然三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皇

近譬堂藏板

件事亦是從淺說至深處。從顯說至微處。那經綸時立本者，自為之根。那立本時，知化者，自通其原。故朱子謂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正為體用無盡，只管推去。隨在而見，乃晚村以用中有體，用中又有體，用為支離，是未曾熟玩朱子之說耳。○經綸天下之大經，只是至誠自家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可為天下後世法。立天下之大本，則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所以措施之於天下後世者，在是矣。知天地之化育，則於萬物之自無而有，必有將有以遂其生，萬物之自無而將無感於其死，而盡人性盡物性，一因天地自然之道，而輔相之方，謂之默契矣。三句即推開了看，亦無不可如此方見得至誠之功用。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語類 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

○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潛室陳氏曰如淵如天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卽聖人便是天淵

異 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捨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

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卽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卽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譬堂藏板

○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

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

○仇滄柱曰常解以上節屬功用此節屬心體不知經綸句可說功用立本知化單說在功用一邊不得惟集說謂此三句只中贊上文不是推本之辭最

有體認○呂無黨曰說到夫焉有所倚道理已踞絕頂三句但推說無倚之意耳

辨 按此三句人多拈定無倚說不知至誠之能自是無倚原不在經綸三句之外不過是一可以贊之何

消又推說蓋至誠胸中渾然大德難於形容故以經綸而言之則肫肫其仁以立本而言之則淵淵其淵

以知化而言之則浩浩其天耳此節固卽是上節道理但三其字却在至誠心裏說安得以一無倚了之意

○上說經綸尚未見肫肫意如何徒作贊辭而謂非推原其心體也○學會問其仁其淵其天可卽是誠否曰誠只是一箇真實無妄今有仁淵天之分各則

只是形容其心體。仁就心之懸至處說。淵就心之靜深處說。天就心之廣大處說。而其所以能懸至靜深廣者。則只是一箇誠也。故朱子謂聖以德言。誠是所以為德處。○仁淵天。總是形容其心體。因淵而謂其屬靜。因天而謂其屬動。並因淵淵句承上盡性。而遂以靜定為性。因浩浩句承上至命。而遂以應用為命。饒氏之說。支離極矣。○其字。只就至誠心中形容。惟聖人能知聖人尚是下節語。於此節硬下聖人見得聖人之心如此。便死句下。○其字。不是此較字。眼極替至誠之妙。不重知說也。○其字。不是此較字。眼淵天却是借用字眼。惟卽把至誠心體當做天淵說。故曰其淵其天。○今必以在下位之聖人。無禮樂刑政之可發見。無臣民中外之可瞻仰。只索藏之於身心。纔肫肫淵淵浩浩將不許堯舜之心體。肫肫淵淵浩浩化矣。然則孔子必欲小德川流而堯舜必欲大德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皇 近譬堂 藏板

固循實也 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語類問鄭註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固大至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呂晚村曰末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肯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異新安陳氏曰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辨按聰明睿知卽上章生知之質也。達天德卽上章仁義禮知之德也。於上旨一箇字固循實也。實卽誠也。分明以至誠之心貫上至聖之德矣。豈復有兩項

人乎。知得至聖。至誠。不是兩人。則知川流。敦化。並無二化。而小德。大德。並無二德矣。故曰。則亦非二物也。苟不知極。贊至誠之妙。非人所知。而必求一至聖之人。來知至誠。亦固矣。其讀書矣。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圖 大。全。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卽。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離。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葛

近譬堂藏板

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淪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其。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至。此。至。德。而。凝。此。道。矣。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

至乎○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
一章又是小中庸○蔡虛齋曰一說章句云上章言
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是若以爲兩人言及下
文云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
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則是以一人言故朱子小
註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自知也誠以仲尼祖述
之小德大德本至一人言耳蓋其發用於外者皆其
存至於內者之所爲其存至於內者亦惟其至聖乃
能自知也故曰則亦非二物也未知然否但按上說
則所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與本文苟不因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詞意迥不同也雖有
朱子小註還當斷從前說做兩箇人

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
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至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
至誠之道道至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
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淵泉積之於中者
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至於中而經綸大經其
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譬堂藏板

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
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林次崖曰
語錄表裏之說愚深不然以知至誠之道而時出之
凡有血氣有不尊親乎而至聖之德溥博如天淵泉
如淵非達天德亦孰能知之且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而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也非夫子不能
知之當時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謂人之尊
親爲自其表觀之則曷可乎

程切前章言至聖之德以其有是德便有是業正至
發用言也此章言至誠之道以其真實之心體乎真

實之理正以存至言也史氏悞以德爲積於內道爲
行於外失之遠矣究竟發用不離存至存至不離發
用章句緊轉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
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上惟恐人分開了看也
蒙引謂仲尼祖述章小德大德本至一人言數語極
明通而又曰當從前說作兩箇人亦主章不定故耳
○第一支引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且大槩說一
箇三達德爲入德之門如此而後可望斯道之行如

此而後可望斯道之明。如此而後可以義精仁熟。擇而守之。只是舉來做榜樣。未正說如何用功。史氏謂學。者。事。豈。舜。之。大。知。亦。學。者。事。乎。至。此。一。支。分。明。一。章。天。道。一。章。人。道。對。言。而。概。以。爲。聖。人。事。尤。謬。今。取。論。不。掩。學。者。當。自。得。之。○。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提。仲。尼。開。端。第。一。支。則。以。惟。聖。者。能。之。作。一。小。束。見。非。仲。尼。不。能。此。中。庸。也。第。二。支。則。以。仲。尼。對。哀。公。問。政。作。一。小。束。見。費。隱。之。道。非。仲。尼。不。能。全。也。第。三。支。則。以。仲。尼。祖。述。堯。舜。作。一。小。束。見。盡。人。乃。能。全。天。而。此。二。章。卽。以。小。德。卽。流。大。德。敦。化。者。以。贊。之。也。未。一。章。又。是。小。中。庸。正。與。首。一。章。相。應。蓋。首。一。章。爲。總。括。而。末。一。章。爲。總。結。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翼 近譬堂 藏板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

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語類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們禪家訓定尚綱注謂
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
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着白衫一般裘以皮爲之
袍如今夾襖○問衣錦尚綱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
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間然而日章曰中庸後
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
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
矣○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
夫而已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
心之初真箇有爲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
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
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
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
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近譬堂 藏板

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惡
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
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
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宰宰
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
理雖曰合爲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
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又曰
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
拜其師爲父以其弟子爲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
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
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屬對着只如今日做一件
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
推此類以往可見○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
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
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輯畧張子曰闡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同大全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

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于思又慮學者馳

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

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

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

成德之序也○陳氏曰衣錦而加網衣以蔽之衣錦

者美在其中尚綱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

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

闡然雖曰闡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

綱而錦之文彩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

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

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爲有虛爲盈有與盈豈

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

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

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綱闡

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雲峰胡氏

曰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稟

近譬堂

藏板

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爲君子小人

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既舉其立心之始而又提起三

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

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

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陳紫峰曰德字包上二

章貫本章說即至誠至聖之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

聲無臭之極處也入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

全不可以一毫馳騫之心入之今由爲已而知幾却

是個沉潛收斂切已用功底人豈不可與入德○黃

氏洵饒曰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

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

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

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

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

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何氏潛齋曰微即潛

依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蔡

虛齋曰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有

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

理則不可淡簡溫者有若無實者虛也不厭而文且
理者其實則有且實也○君子之道不尚高遠玄妙
淡也然是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則不厭焉君子
之道平易直簡也然是實心所存酬應自有其度
固文也君子之道渾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然
是實心所存妍媸自不相混則固理也此皆據君子
一段爲己之心而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但實心
所存便自不厭而文且理此理甚妙蓋實理元自帶
來有莫之爲而爲之妙○後來爲己之功卽所以充
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
之以至其極也○自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至其極
或問曰其曰不顯亦充尚細之心以至其極耳故詳
此一章之言大槩皆是此意如曰淡曰簡曰溫曰近
曰自曰微曰內皆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
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色曰德禱如毛云者大槩都
是朴實隱約足於已而無待於外之意此孔子家法
于聖心法也○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卽於此所謂
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冕

近譬堂藏板

平之效是卽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
異旨哉○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爲己其本
也故大全有爲己之心下註云本起語意說來看下
文知所謹而可入德句則知是帶三知說而謹字與
下文謹獨字同然戒謹恐懼存養之功亦是謹也知
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
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戒懼靜時工夫故
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呂晚村曰
爲己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
謝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
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頹頹汗下者惡字真如
棄茶堇如避穢惡方是自已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
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
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己所求
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綱所以尚綱不過言其
不表襮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
君子用力於綱而得錦也倒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
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學

近譬堂藏板

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簡與溫貼開然文與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闡然重闡然者所以貼為已意不知闡章總是為已而日章尤是為已之實淡簡溫是綱之襲於外貼闡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為已正當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誤○衣錦尚綱美原在錦不在綱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溫綱也文理錦也闡然綱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綱正所以為錦開然正所以為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淡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綱故以為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為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闡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為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

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上面說立心為己是得大頭腦知遠之近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錯認作風俗風化之厭則與遠近句重複矣○陸稼書曰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闡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峻角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享

近譬堂藏板

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然有這為己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以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見得個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個知字。即大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異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蔡虛齋曰。可與入德矣。據本文及章句。此句皆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不遍帶淡而不厭云云。蓋入德全以知所謹言。自知識上論也。為己之心。且說伊資質如此。○仇滄柱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如此樸實用功。而中有日章之妙。豈有不知幾者。註中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可就君子身上說。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四句提起。君子說此。下當補出學者。

友有着落。言學者苟能如君子之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與入德。必如此說。來方於理不碍。觀下文。提出君子以引進學者。皆是此例。陳介翁謂此只是一層意。不分兩層。淡簡溫之中。包得近自微之意。下三句特申言之。言學者于君子淡簡溫之處。而即知其為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則可與入德。此說亦最簡淨。

說

拗朱子云。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

裏。又曰。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底做工夫去。此理自掩蔽不得。觀此則君子並不指成德者言。因與下入德不合。又添出學君子之道者來。都是自取葛藤。余意首節朱子只言下學立心之始。雖未是離却工夫。只是空底立心。然亦未便是細密工夫。只言收斂心。當如此收斂。近裏耳。故淡而不厭三句。只言其收斂近裏處。君子未嘗自謂以淡簡溫示人。亦未嘗自謂以不厭文理秘之於內。只朴朴實實如此立心。而自人見之。但覺淡簡溫之中。自有不厭而文且理之妙耳。道字當活看。輕看。如云君子之為道。若認

煞君子之道理是如此則小人亦有道理乎而上文
何以云小人之道耶○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其幾
只在近自微上而所謂近自微者亦只是要收斂近
裏做工夫也是幾亦即為己之幾但上文只言立心
未有知幾之意故註加而又二字陳介眉謂君子之
淡簡溫雅知收斂而不敢外騫正以其知幾之所在
而不敢不謹如此則倒知幾於為己之前不是本文
語氣矣○淡而不厭三句雖亦是在日用信行應事
接物上說却只是立心大段如此若離却事為立心
為己却從何處見此稼書說所以至平實可據若因
此而即認煞為工夫成效則謬矣蓋此非言工夫成
效只言立心起耳惟立心一味收斂近裏切實所
以該得終身即到存省功至德臻不顯田地亦不出
這為己之心也○朱子謂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
去謹獨方肯去存養則此知字正與知所先後之知
同不可便當了格物致知之知黃氏謂中庸首尾言
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
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譬堂

在知行中此說最細蓋知行離不得存養省察而存
養省察亦不能離知行而自為也知此則知幾之知
在存養省察之前亦即在知行之前而當淺看明矣
顧按虛齋看淡而不厭三句緊貼君子立心說精切
至矣但謂可與入德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來不通帶
淡而不厭三句則非彼蓋謂入德全以知所謹言殊
不知離了為己之心即知所謹豈肯着實用功而所
謂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者亦徒以為必然相因之
勢而戒懼慎獨者皆偽矣惟既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則功方循循有序耳入德仍重為己不得單
承知幾○朱子云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存養
則知所謹之謹字自兼戒謹與謹獨時解謂知所謹
先在於謹獨者是不知謹獨與戒懼亦非截然有先
後之分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
也。

語類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慎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同大全 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慎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首章戒謹恐懼意○呂晚村曰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譬堂藏板

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陸稼書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慎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做慎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贊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

莫顯乎微也 君子能於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做慎獨工夫此以己能如此者言故下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三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於志

辨 按蒙引將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都作己能如此者言不看做慎獨工夫固不是時解又有以內省不疚一句作用功無惡於志作現成說亦覺語氣隔斷當云必內省無有疚病而始無惡於心也纔動念便內省纔內省便惟恐有疚而有惡於志故必內省不疚而始無惡於志君子慎獨敢道那一時是已曾不疚而無惡於志時遂可不慎獨之功也○若將君子

所不可及句只作贊詞不着實地則人之所不見五
字只當得一獨字耳君子不見是圖工夫如何透得
出惟將人審於私欲之所著而不能不忽於私欲之
方窮實見出君子之精明果決來方是不可及之真
境實地而其惟
之神乃盡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輯畧伊川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朱子異同條辨中庸卷三 焉 近譬堂藏板

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疾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乎其所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

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聞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呂晚村曰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異史氏伯齋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林次崖曰看來此兩節亦不宜分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益加密若以上節為動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營堂藏板

人不見亦未純是動蓋動之端也動之端而謹此工夫之密也下節雖是靜然亦承動之端說去言不惟動之端謹雖未動之時亦謹也是工夫已密而益密也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畧與首章戒懼謹獨微不同蓋首章是始學事故動靜之功俱詳此章是成德事故詳於靜而略於動觀首章說戒謹恐懼則先之以道不可須臾離此章說戒謹恐懼則先之曰風之自微之顯亦可見所主多在靜而不同矣觀或問一則曰謹獨誠身一則曰反身以謹獨而無一言及所睹所聞處亦可見其畧於動與首章不同矣

矣

按首章既可先說存養後說謹獨此章又可先說

謹獨後說存養則知工夫原係並進而不得劈分先後矣不然豈中庸有兩戒懼慎獨乎蓋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故既說戒慎恐懼全體工夫必至不睹不聞纔為敬畏常存矣又於常存敬畏中抽出獨之尤吃緊處言之以獨為由靜而動之初也此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

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已。故先說慎獨致謹於人所
不見之地已密矣。而尤必約之益約。密之益密。至已
所不見之中雖不言不動而亦敬信乃為己之功。
益加密也。此中庸之書任憑伸縮說無不入妙而不
得以先後互異為疑也。○北溪陳氏解不動而敬二
句補動言之散信在內於理極細但以屋漏為人跡
所不到之地猶粗蓋止人跡不到依然人所不見而
已玩不愧二字原在心裏說屋漏只言至靜無事之
地一念不起此心自無愧怍正是存工夫。
禎按許氏謂屋漏之地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
子不但於人所不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
亦所當慎夫屋漏之地亦未是已所不知之地此正君
不愧是一念未起故為已所不知之地也。此屋漏之
至靜為真境如何反說譬且至靜亦是一室之中無
思無為即屋漏可即屋漏可而必言屋漏者以古
人靜處之常多在屋漏也若以地暗自視其身不
曉為已所不知則設居至明之地無思無為遂可謂
之不至靜而不知存養之功乎亦謬甚矣存疑畧於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翼

近譬堂 藏板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刃也鉞斧也

同六全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
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
本也○蔡虛齋曰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言其效
者言德而因及其效也此處德雖成矣然未至於至
德淵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去其不賞
不怒雖都不言德然彼既以德致效則其德之進亦

不容至於此而自畫也。亦有德在其不賞而勸。非以德而致其自勸乎。此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猶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顙若。意蓋有言說則奪吾心之敬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脫此意說出來。陸稼書曰。奏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獨 獨註云。承上文而遂及其效。可見效驗不在上節之外。大全陳氏雙承。謹獨戒懼二節來。亦大概言耳。其實此四節書。一步引進一步。潛伏節言謹獨。不是此時尚不戒懼。但做謹獨工夫。只此時存養未至。不能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田地。到得不動不言而亦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譬堂

敬信則自動而靜。無非天理流行。慎獨工夫。已包在內。所以註下益加密三字。原非靜存動察兩節板板對言。而奏格以下。可分承兩節也。蓋工夫必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方有不賞不怒而民勸威之效。若但謹獨中之幾。而未到全體敬信時候。如何得有此效。若篤恭而天下平。又不可與此節混看。蓋為已工夫。原無盡境。德到不動言而亦敬信。則已是成處。然恭而益恭。篤之不已。則工夫到極處。效驗亦到極處。故註又以為至德淵微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若混謂效驗一齊都到。不分淺深。又汗漫矣。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

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輯 揚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
大人只知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
而天下平之意

同 大全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
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
說學須爲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
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
入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
庸之極功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
間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
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
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以饒氏前節效驗承前
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
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翼

近譬堂藏板

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是不顯篤
伏孔昭之詩爲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
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以奏假無言之
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
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
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
平惟通以爲己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
以爲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
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
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爲戒懼之事若如此
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
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爲此二節相承之次
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
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
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
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矣正
不害其爲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峰之說似乎得章句
之旨通說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冕

近譬堂藏板

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一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即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蔡虛齋曰。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故詩人以穆穆文王為言。蓋盛德之形容也。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不至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呂晚村曰。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濶

一分耳。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極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塗之淵問。篤恭是兼承謹獨戒懼否。曰。朱子謂自尚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三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要之慎獨與戒懼。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戒懼。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懼恐懼足以括慎獨。○陸稼書曰。詩言不顯。子思易之以篤恭二字。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峰胡氏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關。雖麟趾之精意少

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

異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

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雲峰胡氏曰此兩引詩

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

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

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

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

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

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恭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

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

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

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

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

自然之應也。

辨按注既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篤恭雖只在潛伏

相在兩條之內。然恭却無已時。愈篤則愈深。謂不必

分淺深者謬也。篤字固不必纏定。聞字然到篤恭地

位也。只是為已之一念充之自始至終。不是截然兩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尊

近譬堂 藏板

事總之一念向於為人。便入小人一路去。不足論矣。一念向於為已。纔是君子一路人。由是而知幾以審之。慎獨以防之。戒慎恐懼以涵養之。恭而益恭。篤之用不已。其至德淵微。乃至無聲無臭之妙。蓋論德之用。則措諸事業。顯而可見。論德之體。則默契於穆。不顯而難名。惟其立心為已。是向內裏用功。故約之愈約。極於不顯而後已。焉若謂尚綱只是下學立心到篤恭。遂不足言此。便說得脫離了。朱子何以云自下學之始。推之以至其極也。

顏按若謂不顯其敬。即未發之中。則初間致和後來便不致和。耶。惟無動無靜。無非此恭。纔算得篤恭。此不知其恭而恭之妙。所以為不顯。所以為淵微也。稜書說極透徹。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皇

近譬堂藏板

至也。

謂顯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惟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却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于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而酒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爲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子莊子是否先生不蒼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某從前越口答將去。

諸公便更不思量臨歸又請教曰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個自不顯惟德引至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亦不得有疑慮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會見得意思出

中庸 伊川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專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甘非苦言語○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問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壘

近譬堂 藏板

中庸 東陽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史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無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爲之謂哉○陸稼書曰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語頭無聲無臭卽在存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爲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無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無臭的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未復合爲一理若專指此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

雙峰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東陽許氏曰

詩中言天道之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也。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說按須知不顯只是說德之幽深玄遠。篤恭又只是說不顯之德。諸儒錯做說工夫。故誤以為說靜而不說動耳。於是而併誤以無聲無臭。只指寂然不動說。又誤以為天命之性而非率性之道。豈知只是形容一箇不顯之德之妙耶。○觀朱子說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下。便不用刑政禮樂。豈有此理。可見雖用刑政禮樂。亦不害其至德無聲色之妙也。又曰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不能天下平。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可見無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無迹。可測有何性道動靜之可分乎。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臺

近瞻堂 藏板

臭以形容德之無聲無臭。豈在天者一德而在人者又一德耶。正為下學之功。至於篤恭。則在人之淵微無異。亦天道之妙。故贊其為至也。豈可做兩箇說乎。○至矣是贊不顯。非贊形容不顯者之到極處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元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

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成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以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克，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其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侯氏說多疎濶。惟以此章為再敘入德成德之序，獨為得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喜怒哀

近譬堂藏板

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備。學者當隨事用功也。○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寬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中間却事事有未後却復歸結於一。

侯曰：自衣錦尚絀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

大至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役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然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

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壘

近譬堂藏板

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
 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
 吁豈易言哉○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為一
 表首章之略散為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略
 ○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本章之下註
 作大字書意亦可見○雲峰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
 曰德道字說得廣潤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
 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
 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
 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
 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
 無聲無臭之天即存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
 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
 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
 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
 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
 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右須
 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
 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

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

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

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

朱子之教云○蔡虛齋曰此一章更敘入德成德之

事所謂一部小中庸者蓋中庸一書不是言入德之

事則是言成德之事而此一章自始學推到至德入

德成德之事俱備悉而無遺所謂三達德也五達道

也九經也三重也天道也人道也其理一一不能外

也亦是自人道推到天道也○大學始終一敬中庸

始終一誠然篤恭亦敬也止至善亦誠也

說至無聲無臭言人之性說起言人本得乎天也此章
 故由性而措之有天地位萬物育之事業人惟終合
 乎天故由為己而斂之有無聲無臭之微妙首章戒
 懼慎獨未嘗非為己之功然却自裏說向外主發用

上說此章戒懼慎獨未始非致中和之事然却自外
說向裏主歸宿處說主發用上說所以始言一理而
中散為萬事主歸宿處說所以中散為萬事而未復
合為一理此一書之大旨也○學曾問朱子總註云
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單提謹獨說下或問又曰所以入乎
此者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亦單歸重謹
獨似與本文存養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為己之
功益加密者不同何也曰此朱子示人以吃緊下手
處也蓋論戒懼是統體工夫則慎獨可包在內然以
用功下手處論離了慎獨則不睹不聞時雖嘗戒懼
而却難於用力及已暗已聞則又見顯而難為惟一
念初萌則既可用力而未至於見顯於此致謹則
人反而天一不致謹則天即於人矣况誠能謹獨則
又不止於獨之謹而已也由人所不見而謹之以至
於已所不見而亦謹則為己之工夫以密由人所不
見而謹之以至於人所共見而亦謹則為己之事為
皆當矣此朱子以謹獨誠身並言而程子所謂王道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真

近譬堂藏板

只在謹獨者亦正謂此也

庸卷之三終

此者愈也蓋取自又良以藪而曰矣亦單龍重
而天下平之盛單提謹獨說下或問又曰所以入乎
此者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亦單歸重謹
獨似與本文存養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為己之
功益加密者不同何也曰此朱子示人以吃緊下手
處也蓋論戒懼是統體工夫則慎獨可包在內然以
用功下手處論離了慎獨則不睹不聞時雖嘗戒懼
而却難於用力及已暗已聞則又見顯而難為惟一
念初萌則既可用力而未至於見顯於此致謹則
人反而天一不致謹則天即於人矣况誠能謹獨則
又不止於獨之謹而已也由人所不見而謹之以至
於已所不見而亦謹則為己之工夫以密由人所不
見而謹之以至於人所共見而亦謹則為己之事為
皆當矣此朱子以謹獨誠身並言而程子所謂王道

